

中国十大

禁书

女

天豹園傳

责任编辑 胡 峰

封面设计 冯 强

中国十大禁书

ISBN 7-80595-718-5



9 787805 957185 >

ISBN 7-80595-718-5/G.194

定价:1280.00元(全十二卷)

中国十大禁书

天 豹 图 传

原著 清·不题撰人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豹图传; (清) 不题撰人;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595-718-5

I. 天… II. 不… III. 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371 号

中国十大禁书

远方出版社出版

(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9 字数: 40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80595-718-5/G·194

全 12 册定价: 1280.0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	净街王仗霸凌贫	1
第 二 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	万香楼烈女全贞	6
第 三 回	铁罗汉活擒侠士	小孟尝夜困园林	12
第 四 回	生巧计贪欢放火	察机关挟恨搜查	17
第 五 回	救火失了孟尝君	报恩险遭大恶主	22
第 六 回	花子能堕楼埋计	李荣春寄迹邻房	27
第 七 回	花虹挽妻惊绣阁	赛金设计打嫂嫂	32
第 八 回	卢赛花伤情成怨	李荣春女扮回家	37
第 九 回	万香楼花虹三上	沉香阁恶妇阴谋	42
第 十 回	花府中姑嫂大闹	绣楼上闺女盟交	47
第 十 一 回	相府中恶妇求情	玉珍观英雄病愈	52
第 十 二 回	施必显大闹花府	曹天雄已归黄泉	57
第 十 三 回	女结盟赠金送别	净街王聘师报仇	62
第 十 四 回	必显兄妹谢恩人	子能夫妻再设计	67
第 十 五 回	小吕布思兄探望	曹天吉误打花家	72
第 十 六 回	施碧霞神针救兄	飞天叉别妹辞灵	77
第 十 七 回	秦氏玩花楼图趣	曹通养性获奇缘	82
第 十 八 回	思谊盟独自无聊	触奸情毒意残姑	87
第 十 九 回	义婢冤含藏宦宅	恶妇逞毒败门风	92
第 二 十 回	送回阳赛金附身	闹酒楼英雄聚会	97
第二十一回	田御史按临扬郡	陶天豹密探花楼	102
第二十二回	玩花楼奸淫难遁	巡按堂铁面无私	107
第二十三回	花子能被羞进京	卢赛花逢妖受毒	113
第二十四回	陶天豹得铜求师	万花山老祖炼丹	118
第二十五回	张环露泄施家信	花虹到京谋私仇	123

第二十六回	锦章欺君害忠良	素娘恶夫思娇儿	129
第二十七回	一奉旨奸臣私托	两筵席孽兽图欢	134
第二十八回	李荣春甘心待戮	李国华置席谢恩	139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终成呆汉	妄残忠激动寇心	144
第三十回	施碧霞亲行讨救	众好汉聚义下山	150
第三十一回	陈松遇鬼会英雄	汤隆搬家归寨主	155
第三十二回	天齐庙私议路径	三英雄劫取钦犯	160
第三十三回	邱君陞发怒加兵	强四爷搜捕受辱	165
第三十四回	李夫人婆媳自投	卢赛花女扮男装	170
第三十五回	汤胜姑活捉锦文	施碧霞喜见荣春	175
第三十六回	元宰未会先讨敌	君陞回朝奏情由	181
第三十七回	梅素娘贪欢杀主	花子能绝欲探亲	185
第三十八回	必显计议抢景凡	汤隆意外擒花虹	191
第三十九回	荣春救驾进仙丹	锦章全家刑正法	196
第四十回	晏平侯会轴完婚	太平王荣归团圆	201

第一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 净街王仗霸凌贫

诗曰：

雨断云归甫作晴，夕阳鼓角动高城；
客愁正得酒排去，草色直疑烟染成。
莺为风和初命友，鸥缘水涨欲寻盟；
不须苦问春深浅，陌上吹箫已卖饧

话说大明成化年间，扬州府江都县有一官家子弟，姓李名芳，字荣春。因他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济困扶危，怜孤惜寡，就是远方之人流落到此，不能归家的，就来李府向他求借，荣春无不相助其盘资，送他归家。故人人赠他一个美号，叫做小孟尝君，又一别号为赛专珠。扬州一府，无一个不知其名，无人不感其恩，况他祖公三代俱为司寇、司农，父叔二人亦受司徒、司马之职，俱皆作古，家中只有夫人文氏在堂。李荣春娶妻淡氏，完婚三年，尚未有子。荣春在家刻苦读书，今已中了解元，因老夫人在堂，不忍远离膝下，所以未曾进京赴试。又且家资百万，有进无亏损，真是日进千金，这些且按下不表。

且说那日，乃是六月初三日，李芳吃过早饭，天气炎热，意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叙乘凉，遂到内堂禀知夫人，说道：“孩儿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谈，不知母亲可肯准孩儿去么？”李夫人就说：“我儿去去就来。”李芳道：“孩儿知道。”遂别了夫人，来到书房换了衣服，带了两个家人，一个叫做来贵，一个叫做三元，随了李芳来到玉珍观前，只见围了许多人在那里看，不知看什么。李荣春道：“三元，你上前去看那些人在那里围住看甚么？”三元走上前一看，只见观门里坐着一个女子，低了头，前面放一条板凳，上面放一张纸。那纸上写着：“卖身人施碧霞，家住在山西平定州人氏。父亲乃是山海关总制，因被奸臣花锦章陷害，奏请被斩，家资产业一尽搜去，因此一贫如洗，只存母子三人，靡处求告。今欲要往宁波投靠亲戚，谁知来到此地，母亲一病身亡，哥哥现又卧病沉重，不知人事。奴家举目无亲，无奈只得卖身，以备棺槨衣衾之费，免得母亲尸骸暴野，感恩不尽。买去之后，奴家只愿为婢，不愿为妾。”三元举眼观看，心中想道：“原来是个孝

女。”遂走回身来到李荣春面前，禀告道：“大爷，前面乃是一位小姐，因要往宁波去探亲为因，到此母亲病死，在此无钱收埋，故要卖身以葬母的。”李荣春听了，心中不忍，就叫：“三元你去与他说，叫她不要卖身。我家大爷乃孝德之人，闻小姐言，此不忍其心，欲助银子五十两以为收埋之费，免致小姐卖身。”李荣春又叫声：“来贵，你回家去禀知太太，说我要取银子五十两来助施小姐，以买棺椁衣衾，收埋她的母亲。我要先去海丰寺。”来贵道：“晓得。”遂即回家去取银子。

再说三元来到观前，只见一个道人立在施小姐身边，三元见了，叫声：“道人，你到这里来，我有话对你说。”道人见有人叫他，遂应声说：“谁叫小道？”三元道：“是我。”道人一见，说：“原来是李府小大叔呼唤小道，未知有何吩咐？”三元道：“我且问你，那施小姐到此，死了母亲，病了哥哥，你就该代她一走，来我家见我大爷说知，为其求借，怕没有银子与她使用？安可置其官家之小姐，亲出卖身，这是何意思？”道人应说：“小大叔，你有所不知。小道亦曾向她说过你家大爷为人甚好行善，向其告贷，必然见允。施小姐道：‘人生世上，素无相识，走贷于人，其理所无。虽李大爷有片心行善，但与奴家老爷在日无瓜葛之亲，并非相知之友，而今我虽落难，母亲身死，哥哥病重，若到其府求借，得了银子来使用，然夫人在于九泉之下，必知其情，心亦不安。’以此执意不肯去府上与你家大爷求借。”三元道：“这也罢了。如今你可去对小姐说知，叫她不必卖身。我家大爷见了十分不忍，已差来贵回家取银子，我亦要去助她买衣衾棺椁来与小姐相帮。你先去对小姐说知。”道人应说：“如此甚好，小道去说与小姐知道了。”三元道：“我去就来。”此且不表。

且说道人走入观里来，说道：“小姐且进去，有个好主顾，你不要卖身了。”道人又说：“列位请散了，此女子有人买了。”那些看的人见说有人买她，遂各自己散去。列位看官，你说这个道人为什么不说明白？其中有个缘故，所以只言有个好主顾一语。乃因施小姐不肯白受人之财，故出此言，欲全小姐之意。若是说明，恐小姐又不肯受。而今天气甚热至及夫人身尸臭坏，如之奈何？故道人只说有主顾，使施小姐不知头脑，等其收埋夫人事毕，方好讲明。此且勿言。

单说施碧霞听了道人说有主顾了，便立起身要进房去，谁知才立起来，遇着冤家对头的人。那小姐彼时坐的低了头，面却向内的，而今欲起之时，将身一转，面却向外而起的，谁知起得不早不迟，却被个人看见了。你说这个人是谁？原来此人姓花名虹，字子能。伊父亲

名叫花锦章，官居当朝宰相。又有三位叔父，皆为巨官。其二叔名叫花锦文，官拜九州招讨使；三叔名花锦龙，官居太子太保兼管总漕；四叔名叫花锦凤，乃先王驸马，是当今皇上的姊夫。那花子能恃其父叔之势，靡所不为，又是色中的饿鬼，赫赫的名声，年纪二十余岁，生性狼心狗肺。正是：

倚恃父叔官高显，威势拿来作泰山。

那日花子能亦因天气炎热，心中郁闷，欲到街中闲走玩耍。若有遇著美貌的佳人，他即时就叫家人抢了就走，故人家妇女见他一到，宛如鼠见猫一般，走得无踪无影，家家关门闭户，起他一个绰号，人人叫他净街大王。因他一出街上，成条街成条巷遂即肃静，并无一人敢与他作对，所以人人叫他净街大王。他家中小妾三十一人，妻秦氏，乃当朝镇殿将军秦泰之妹。那些三十一个小妾，只有三个是买的，其余二十八人俱是人家抢来的。凡是所抢来女子，若中意的，便留在家中永不许出门；若不中其意的，不过奸淫一两月，就打发回家去。正是：

佳人不敢窗前立，秀士闻声亦闭门。

所有人家女子被他抢去，即告于本官。官府见是花家名姓，总批不准。故此处的人见官府怕他，亦莫他何，惟是避他而已，此且按下。

再说花子能走到玉珍观前，忽见了施碧霞，心中大悦，口称好个女子。那花子能带了四名家人前来，一个名花吉，一个名花样，一个名花荣，一个名花福。花子能问道：“花吉，你将道人叫来。”花吉闻言，即走上前叫声：“道人，少爷叫你。”那道人见是花子能叫他，心中暗暗叫苦道：“又冲犯着这个色中饿鬼，却如何是好？”没奈何，叫声：“小姐先进去，贫道就来。”慌忙走上前，道：“少爷呼唤小道，有何吩咐？”花子能道：“我且问你，这个女子那里来的？”道人应说：“她是山西来的。”花子能问道：“他来此何事？”道人应说：“她有一个亲戚住在浙江宁波府，她要往宁波去探亲的。”花子能道：“你这道人好不正经，你乃出家人，焉能窝藏妇女？快快说来！”道人答道：“少爷休得取笑，内中有个缘故。她母子三人行至此地，母子俱病，无处投宿，兼盘费用尽。贫道乃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一间空寺房屋，故借其母子暂宿一夜。不实其母子身染病疾，故又多住几日，却是无可奈何之事。此女子之母，昨夜西归，收殮之费，一毫无有，故小姐愿将其身出卖，更言甘作人婢，不作人妾。”花子能道：“什么小姐？”道人说：“光爷有所不知，她家老爷在日，曾为山海关总制，小道故称其夫人、小姐。”花子能道：“蚂蚁之官甚么稀罕，那卖身女子叫做什么名字？”道

人说：“她姓施名碧霞。”花子能道：“碧霞，碧霞，必定服侍我少爷。”就叫花样：“你快去唤乘轿子来，接施碧霞回去我府中。”又叫花吉：“你先回府中吩咐家人，嘱其府内铺设整齐，张灯结彩，等我少爷回来成亲，而今凑成一盘象棋。”何言凑成？因府中小妾有三十一人之数，加之施碧霞合算，岂不是一盘三十二之象棋子乎？那花吉、花样分头而去。

道人心中暗想：“怎么一句话也无，竟然用强抢去，怪不得人人叫他净街大王。也罢了，待我说出李荣春来，看他如何？”当即上前，叫声：“少爷且停，这个施小姐已经李荣春买了。”那花子能听了，一时大怒，应道：“你这贼道人，可晓得我花少爷天不怕、地不怕，除了君父外，还怕那个？你就将李荣春来挟制我么？”一连将两手掌，打得道人两手捧面，叫道：“少爷不要怒气，是贫道说错了。”那花子能即刻叫花荣、花福：“将这贼道人拿去送到江都县，打他四十大板，枷他四个月，不许他在这玉珍观出家。”那道人原晓得他利害，起先说出李荣春，是望花子能念同乡之谊，而且李荣春又是官家子弟，可得相让在他面上。谁知花子能乃是奸臣之子，无情无义之人，只作不知道三个字，反骂道人将李荣春的名字挟制，更打了两手掌，尚且不饶，还要拿去送官枷打。那道人即忙跪下，叩求道：“少爷，原是小道不是，求少爷饶了小道罢！”那花福、花荣在旁做好做歹道：“少爷，念他无知初犯，饶了他罢！”花子能道：“若下次再如此，定不饶你。”花福道：“道人，快叩头拜谢少爷。”道人连忙叩了四头，爬了起来道：“请少爷里面坐！”花子能走进观来，朝南坐下，道人连忙送茶拿糕，请少爷吃点心。

花子能吃了两块糕、一杯茶，只见花样叫的轿子已到。花子能叫声：“道人，轿子已到，快叫她上轿。”道人应说：“待小道去请她上轿。”那道人随即一面走，又一面想，口称：“花子能啊！花子能！你何故为人太无良心。她母死兄病，无人看待，你一见立刻要抢去。我若向小姐说明此事，又恐小姐不肯上轿，又是我的关系。罢了！今事到其间，也顾不得小姐。”遂走到内房来，谁知后面花子能也随他进来。那花子能因方才看不甚详细，所以此时特随道人进来，原欲再看施碧霞，谁知施碧霞跪在床前，面朝里而泣，花子能却看不见她的面，只见她的背后而已。忽见旁边卧一个青面獠牙红颜的大汉，大叫一声：“喂哟！”花子能一见，回身就走。花样、花福说：“少爷何故如此？”花子能应道：“施碧霞房内有青面鬼。”花样道：“青天白日，哪里有鬼。此必是人生的貌丑，少爷不必惊怕。”再说道人走进房来，叫声：“小姐休得啼哭，快些上轿，好将银子来备棺木。如此炎天，休得耽搁了。”

只因道人怕事，故此含糊而说，也是施碧霞命该如此。正是：

为人在世总由天，善恶到头终有报。

话说施碧霞听了道人的话，花容失色，手足如冰，说道：“长老为何就叫奴家上轿？你看我哥哥奄奄只有一息之气，昏迷不省人事。就是母亲也须奴家送下棺木，然后可去，怎么一些无备，就叫奴家去了？”道人听了，想道：“如今是怎样好，那花子能强要施碧霞，是一定不能免的，若再迟延，恐遇了李府大叔来到，事又是不妙的，如今只得骗她便了。”遂说：“小姐你不晓得，内中有个缘故，因本处乡风，必须人先到其家，然后将银付出。如今小姐且去他家，若说夫人收殓，小道自然请一个妇人来与夫人收殓就是。你家大爷，小道亦自然去请个医生来与他看病。这两件事俱在小道身上。”施碧霞听了道人这些言语，乃道：“必要人到才付银钱么？”道人应说：“正是！”施碧霞听了，心中好不苦楚，犹如乱箭钻心一般，跪倒在地，叫一声：“亲娘啊！你的命好苦啊！若是在著府中，好不风光。霁日高车驷马，好不威风。谁知被奸贼屈害了爹爹，家私抄灭，我母子三人没奈何，要到宁波投我姑丈家中暂住，谁料来到此处，母亲病危，哥哥亦病，指望母亲病好，哥哥病愈，我心则宁。谁知母亲一病而亡，哥哥昏迷又不省人事，教女儿如何是好？更兼无一钞可用。今日只得卖身收殓母亲，那知此处乡风，要人先到他家而后付银。如今女儿去了，哥哥又得病沉重，无有一个子女送母亲入棺。母亲啊！为何死得如此苦惨？”说罢，放声大哭，抱住伊娘尸首不肯放离。

道人见了也觉伤心，不觉双眼亦下泪来，遂说：“小姐不必悲哭，事到其间，却是没奈何的。快些上轿，倘或夫人臭了尸首，如何是好？”施小姐道：“你乃出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念我母子乃异乡之人，把我母亲好生收殓，我的哥哥你代为请医调治。”说完便跪下托伏。那道人亦连忙跪下，说道：“小姐请起，一切之事，小道自然留心代理，不须致意。”施碧霞才放心，乃立起来，说道：“长老，我母亲收殓之时，须要请一二名妇人伏侍才好。”道人说：“这个自然。”施碧霞又见兄长昏迷不省人事，不觉心酸，泪流满面，叫声：“道长，奴家兄长病重，望道长大发慈心，替奴家延医调治。若得病好，将来自当报答，倘或有个长短，也要与奴家母亲同在一处的。”道人应说：“小姐不必吩咐，小道自当留心。请小姐快些上轿。”施碧霞心如油煎，三回九转，不忍离身。那花样又来催逼上轿，施碧霞没奈何，只得哀哀哭哭上轿而去。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 万香楼烈女全贞

话说花子能见施小姐上了轿，遂喜洋洋的跟轿子而去，道人见花子能同施碧霞去了，心中想道：“小姐啊小姐！非是贫道敢来骗你，实是出于无奈。若再迟了，又恐李府家人来到，别生枝节，又是贫道的关系。如今只等李府人来，与他说明，那时随他到花家去吵闹，就不干我事了。”不说道人自思自想。

且说来贵回到家中，正吃午饭的时候，遂将此事禀与李太太知道。李太太立即吩咐总管，取银五十两与来贵去办。那淡氏大娘道：“婆婆，我想妇人死尸，必须妇人收殓才是，不如叫王婆前去服侍下棺，不知婆婆心下如何？”李太太道：“媳妇，你说得极是有理，便叫王婆前去服侍罢！”

来贵与三元同王婆三人走到半路，来贵道：“我去买棺木，三元哥，你同王婆先去。但此银子必须交施小姐亲收。”三元说：“晓得。”遂一齐直走到玉珍观。三元道：“道人，你去请施小姐出来，银子在此，要交与她。”道人应说：“即交小道也是一样的。”三元道：“要当面交与小姐的。”道人暗想：“料瞒他不过的，待我向他说个明白，或是或非，就不干我的事了。”遂说道：“小大叔，那施小姐已被花子能抢去了。”三元道：“你这道人做甚么勾当，惹她抢去？”道人说道：“小大叔，难道你不晓得他的利害？小道只说得一句施小姐是李大爷买了，他就将两个巴掌打得小道满面通红，他尚不肯干休，还要将小道送交县官去打枷。小道再三哀求才歇，实不干小道之事。”三元道：“反了！反了！别人由他抢去，我家大爷周济的人，你也敢抢去了。花子能！你这狗王八，小乌龟，真不仁。不是我说夸口，别人怕你，我家大爷是不怕你的。道人，这里五十两银子拿去快办丧事。王婆，你进去照顾照顾，我去报与我家大爷知道。”说完就如飞的去了。那道人同王婆进房来，道人说：“此位就是施大爷，生成如此奇形怪状，却不要害怕他，我去了就来。”说未毕，只见来贵买了棺木已到，道人也将此事对他说明。来贵闻言一时大怒，将花子能名姓大叫，骂不绝口，也来帮助道人料理丧事，又请医生来看施必显的病，按下不题。

再说花子能押着轿子来到府中，吩咐家人预备今晚成亲物件。此时施小姐轿已到内堂，那三十一个偏房小妾早已闻知娶了施小姐回来，遂大家商议前去接她。那些小妾多是艳妆打扮，抹粉胭脂，走到施碧霞轿前叫道：“小姐请出轿。”碧霞一看，心中暗想：“为何这些女子，尽是艳妆娇娇打扮，看她们这等举动，不似上等之人的模样，若是下等之人，又不是这般打扮。奴家到此还是做丫头，为什么小姐相称。看此家是个大官家，只是三十余人教奴家如何称呼他。”只得叫声道：“列位请。”这些小妾一齐说道：“小姐请。”遂将施小姐引上万香楼。这些小妾道：“小姐请坐。”施碧霞道：“列位请坐。”才得坐下。只见丫头捧了三十二杯茶来，各人吃了茶，又见花子能也上楼来，各人立起身，叫道：“少爷来了。”施碧霞也立起身来，见他们叫少爷，也随口叫道：“少爷万福。”满面含羞，正要跪下去，花子能道：“不要如此。”一手扶起，再将施碧霞一看，说道：“果然生得妙，还是我少爷的好造化。”乃执其手，叫声：“这里来。”那施碧霞连忙挣脱了手，此时心中已经明白，想道：“他必是官家恶少爷，奴家好比鲜鱼上他的钩钓，不知道人因何瞒我奴家，因时忙意乱，不曾问得明白，被他骗了来此，看他行谊，乃是不良之徒，不然为何小妾如此之多，奴家自有主意。”花子能叫道：“碧霞你来，少爷与你说话。”施碧霞身子却不肯动，只答应：“少爷有何话说？”花子能走上前来，双手拦腰一抱，施碧霞心中大怒，将身一闪，用手一推，将花子能推跌了一跤。花子能爬了起来，心中大怒，骂道：“你这小贱人，敢如此大胆么？我少爷的名声，谁人不怕，就是官府也怕我三分。你这贱人，敢如此放肆！”遂唤丫头：“将这贱人的衣服都剥了，按倒在床，好与我作乐。”这些小妾一齐道：“少爷不必生气，念她是新来的，不晓得道理，暂且饶她初次。”又道：“施小姐，你乃聪明伶俐的人，由山西到此，遇着我家少爷，可知古人说的好，有缘千里能相会。我家少爷因爱你花容月貌，生得美妙，如此叫你几次，不来也不怪你，若是我们如此，早已被他打得半死了。我们好比群花劝牡丹，凡为人万事，总要耐性，你可知花府的威风，谁人能及。他吃的俱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呼奴唤婢，你若从了他，好不受用。”施碧霞道：“不从便怎么？”花子能道：“我不怕你不从，你今到此，犹如飞虫投入蜘蛛网，看你飞得出去么？”施碧霞道：“啐！休得胡说，你不可把我施碧霞小觑了。我祖父亦曾做过蒙宰之官，就是我爹爹亦受总制之职；奴家算是千金小姐，现虽落难，不致狼狈，总我在上尚有哥哥，日后青云得路，恢复祖先之职，亦未可料，何能受人欺辱。你

不要看错了。”花子能道：“你说你家曾做官么？依我少爷看起来，犹如芝麻太的官，待我少爷说出来，恐连你的魂也吓出来呢！我爹爹花锦章，官封一品，当朝宰相；我二叔花锦文，官居九州都招讨；三叔花锦龙，亦受太子太保兼管总漕；四叔花锦凤，他的官最小，是当今皇上的姊夫、先王的驸马；我名花虹，字子能。莫说是你，就是文武官员，谁不怕我花少爷？”

那施碧霞不听此言便罢，听了一时，心中大怒，柳眉倒竖，暗想道：“原来杀我父亲就是他么，待我先杀了此贼，为我爹爹雪此怒气，然后再杀其父叔，便可报仇了。”又想一想道：“不可！我杀此贼不难，只奈哥哥病在玉珍观，岂不害了我哥哥，绝了施家烟火。等待哥哥病好，再来报仇便了。”遂叫声：“花子能啊花子能！你这狗奴才！你这小贼囚！凭你花言巧语，说得天花乱坠，我施小姐是不好惹的。自古至今，须当依礼而行，谁能灭孔门大礼而就兽心？任你势大如天，我施小姐是不怕的。你若见机快些下楼而去；如若不然，恐难免我施小姐的拳了。”花子能道：“你这不识好歹的贱人，既然愿将身卖，那里有人来买你，多亏我少爷收留了你，还用轿子接你来的，也不为无礼了，反说我灭礼么？”施碧霞道：“啐！奴家为母亲身死，奴家卖身收殓，愿做丫头，若要奴家为妾，除非太阳西升东沉，水向上流，即相从也。”花子能道：“你休得嘴硬，你若是和和顺顺便罢，再敢如此硬强，我少爷是不依的。”一面说，一面走近身边，一手伸去摸她的乳。施碧霞就将左手撇开，右手一连几个巴掌，打得花子能叫喊连天，道：“好打！好打！你这贱人当真打了我么？”施碧霞道：“就打死你这贼囚亦何妨？”说声未完，一连两手几个嘴巴，打得花子能眼目昏迷，头眩心痛，一跤跌倒在地下。

这些小妾扶起花子能，个个埋怨施碧霞，说道：“施碧霞，你休得装呆，少爷是打不得的，打了少爷是有罪的。”花子能气得咆哮如雷，道：“你这贱人今日敢打主人么？我送到官去，打你下半截来，你才晓得我利害呢！”施碧霞道：“我是不怕人的，若还说你是主人，为何逼奴为妾？就到当官，奴是有礼凭官判断，也不能从的。你们这一班歪货，不要帮其恶，助其凶，大家驶了一帆的风，我是坚心立志不从的，看你们怎奈何得我。”那花子能家中也有请教师习拳法的人，其学拳法亦非一日之功，为何一个女子也打她不过呢？只因酒色太过度，虽然拳好，无奈脚步虚花，况施小姐是个将门之后，武艺精强，花子能那里是她对手，故被施碧霞连连打跌了两倒，只是心中气恼不过。若要

认真呢，又打她不过；若要歇呢，心中又不愿。回意一惹，又爱她生得美貌，故假笑脸道：“怪是也怪你不得，但山西人原是挺蛮的。只是来到此处，就比不得你山西了，你就应学此处的风俗，万般总要听人劝解。”口里虽是说，两手又来摸她的胸乳。那施碧霞将手一拨，按倒在地，等他爬起来，又将脚望子能屁股上一踢，花子能叫：“嗟唷！”双手捧屁股臀上，道：“你这贱人敢如此撒野。不好了！屎都踢出来了。”又道：“你们这些贱人坐视不救，却呆呆立着看视。”这些小妾道：“少爷尚且跌了三倒，何况我等那里是她的对手。”花子能此时发怒如狂道：“你这贱人好不中抬举，敢如此无法无天么？你们将这贱人与我捆绑起来。”这些小妾大家上前劝道：“少爷不必生气。”花子能骂不绝口，道：“这个娼妇敢如此无礼，将她捆绑吊在花园树上，活活打死她。”这些小妾又劝道：“少爷不必生气，大人莫怪小人之过。今日是做亲不成了，等待三日，我们劝她回心转意便了。”花子能道：“我若不念著众人面上劝解，就将你活活打死。”遂怒气冲冲走下楼而去，这且不言。

再说李荣春来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下棋叙谈，那法通长老是三十多岁之人，兼有道德，更学得琴棋书画，无所不晓。虽然是个和尚，往往与俗人来往周旋，就是这些士人因他一团和气，都爱与他相处，所以李荣春常来与法通长老闲谈。那日李荣春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著棋，只见三元跑到面前叫道：“大爷不要下棋了，那施小姐被花子能抢去了。”李荣春道：“施小姐被花子能怎么就抢去了？”三元道：“因被他一见，就抢去，如今大爷快到花家去讨了她回来，若是迟缓就无用了，许时就不是原封货。”李荣春道：“胡说！我且问你，方才吩咐你的银子可曾拿去么？”三元道：“小人已拿去，本要交与施小姐，因她被花子能抢去，故交与道人。”李荣春道：“只要有棺本之费就罢了，施碧霞又非我的亲戚，何必我去取讨，我也不要见花子能这禽兽的人。”这正是：

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

那李荣春乃仁厚君子，素乃不犯女色。那花子能平生不仁，恃强为胜，李荣春虽然不怕他，然为讨施小姐而去，恐人说闲话：知者说我义气，为其路见不平；不识者道我贪其容貌美丽，与之争夺。恐有闲人是言，所以不往，只叫三元回去便了。

那三元只望李荣春去花家取讨施小姐回来，他在外面也有风光，亦有脸面，谁知李荣春竟不以为意。那三元心中一想，必须如此如

此，遂叫声：“大爷，你说罢了，不去与他计较，依小人愚见是罢不得的，必要向他理论为是。”李荣春问道：“为甚么样一定要我去取讨？”三元道：“那花子能平日作恶多端，今日又抢去施小姐，必然逼她成亲。那施小姐乃总兵之女，千金贵体之人，必知守礼，定不肯做他小妾，与他成亲，想花子能强暴成性之人，焉肯干休？如此看来，两个必打做一堆，我想花家人众几多，施小姐乃一个孤身妇女，如何是他的对手？大爷啊，你是济困扶危的好汉，必须去救她出来才好。不然，就被旁人议论说大爷的人被花家抢去，连讨也不敢去讨，岂不被人笑杀？”李荣春道：“怎么是我的人？”三元道：“施小姐卖身葬母，大爷将银周济她，虽然大爷不要她，在旁人总晓得是大爷买的人了。”三元话未说完，忽然肚痛难当，李荣春道：“你既肚痛，可先回去，我自去他家讨人。”那三元遂即先回去，李荣春说道：“道长小生就此告别了。”法通道：“为著何事如此著急？”李荣春将前事说明了一遍，那道长亦为之怒气不平，道：“大爷，你生平未受人欺，今日花家明明来欺着大爷，但是他还与不还，休得与他赌气，万般事以容忍为是。”李荣春道：“长老，我想花子能虽然不仁，见了我未必敢甚无礼。”法通道：“虽如此说，我见大爷面色不好，须应忍耐为要。”李荣春道：“多谢了！来日再会。”遂别了法通望花家而来。

因被三元激了几句话，所以容貌带怒，那些闲人见李荣春气色昂昂的走，不知要与何人打架。大家说道：“不知大爷如此大怒，与谁冤家，我们随他去帮助帮助。”众人齐声说道：“讲的有理。”遂随了李荣春而行。谁知来到太平桥，那桥下新开一间碗店，店门上挂一个莺哥，那莺哥口里叫道：“你们来买碗！你们来买碗！”店内伙计因无生理，大家俱在店内下象棋。那李荣春才下了桥，听得莺哥叫得好看，又听得店内说一声：“将军！”又一个说：“不妨，有车在此。”又听得再叫：“将军！”李荣春将头向店内看一看，把头点一点，其实是看莺哥，并看店中的人，谁知这班人说：“是了，必然此店的人与大爷是冤家。”遂大喊一声，一齐打进去与李大爷报仇。那店内的人说是白日抢劫，呼救连天，李荣春道：“你们为着何事，把着这店打得如此模样？”众人应说：“是替大爷报仇。”李荣春道：“胡说！那个叫你们打的？”众人又应道：“是你叫我们打的。”李荣春道：“我何时叫的？”众人见李荣春不认账，齐说：“不好了！大家走了罢！”一说各自散去，走得干干净净。

店主人与邻舍各向前来，说：“大爷莫得说了，要你赔我货价，便将此事放释。就是赔我货价，乃念著你素好行善，所以只要赔了货

价,此外不追究了。”李荣春问道:“怎样要我赔?”店主人道:“你不听见众人齐说,是你叫他们打的。”李荣春闻店中人语此,遂应道:“罢了!你去算算该的多少价钱,我就赔你。”那店人约略一算,说道:“计共该银三百八十四两。”李荣春道:“我写一张票与你,到如春银店去取。”那店主人道:“多谢大爷!”李荣春写完了银票,直向花家而来。但想李荣春不听三元的话还好,一听其言,几乎性命险遭火烧。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